

童話故事

童偉格



童話故事

童偉格



童話故事

作者 童偉格
 總編輯 初安民
 責任編輯 陳健瑜
 美術編輯 林麗華
 校對 吳美滿 陳健瑜 童偉格

發行人 張書銘
 出版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
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249號8樓
 電話：02-22281626
 傳真：02-22281598
 e-mail：ink.book@msa.hinet.net
 網址 舒讀網http：//www.sudu.cc

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
 劉大正律師
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 電話：03-3589000（代表號）
 傳真：03-3556521
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
 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
 電話 (852) 2798 2220
 傳真 (852) 2796 5471
 網址 www.gced.com.hk

出版日期 2013年12月 初版
 ISBN 978-986-5823-58-0

定價 290元

Copyright © 2013 by Tong Wei Ger
 Published by **INK**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., Ltd.
 All Rights Reserved
 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童話故事 / 童偉格 著；
 初版。- 新北市中和區：INK印刻文學，
 2013.12 面；公分。（文學叢書；381）
 ISBN 978-986-5823-58-0（平裝）
 857.7 102023904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 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目次

006 序篇：失蹤的港

卷一

020 時光所見

040 微小的失能

058 如果你真的要聽

070 長行入夜

090 暗房

卷二

- 104 謎與朋友
124 虐殺指南
140 現代式
162 淚的方向

卷三

- 176 故事深處
190 禁地
214 偏遠的應答
234 話語的歸返
258 歸還之目的——重返《童話故事》／朱嘉漢

童話故事

童偉格



目次

006 序篇：失蹤的港

卷一

020 時光所見

040 微小的失能

058 如果你真的要聽

070 長行入夜

090 暗房

卷二

- 104 謎與朋友
124 虐殺指南
140 現代式
162 淚的方向

卷三

- 176 故事深處
190 禁地
214 偏遠的應答
234 話語的歸返
258 歸還之目的——重返《童話故事》／朱嘉漢

生活就這樣不以他的意志建立起來，直到戰爭殺害他，埋葬他，從此成為家人及兒子的陌生人，他也被深深遺忘。無盡的遺忘，是他這類人最終的祖國，是無根源起始的生命的必達之地。圖書館裡如此多的回憶錄，利用在這殖墾地找到的孩子們——是的，在這裡的，都是尋回及失去的孩子們；他們建起臨時城鎮，日後有一天，他們自己也在其中死去。就好似人類歷史，在一片古老土地上從未停止過步伐，卻留下了太少的痕跡。

——卡繆 (Albert Camus) ·《第一個人》

序篇：失蹤的港

在我們的城市附近生長著非常美麗、巨大的仙人掌。有些是直立的，葉片像手臂一樣互相擁抱著。這就像愛情一樣。仙人掌不會搖動，但遇到大風會格格發響。這種格格的聲音就是它們的歌聲。我們那裡還有高山。它們是赤銅色的，像印地安人的皮膚一樣。我們那裡還有水流湍急的寒冷的河，河裡有鮭魚游來游去。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想吃仙人掌的鮭魚，也沒有看見過想吃鮭魚的仙人掌。可是人類卻在不斷消滅鮭魚、仙人掌、山脈、河流，以及自己本身。我想在畢業後研究生態學，因為我愛大自然。但後來我想：至今還沒有人想把人列入紅皮書。現在我想研究人類生態學。

——葉甫圖申科 (Y. Yevtushenko)，《漿果處處》

六月二十二日：三點差十分到達近海的馬鍊 (Masoo) 村，從那裡可清楚看到基隆島。當我們發現走了整天才到達的，是坐船幾小時內就能輕易到達之地，可想像我們覺得有多好笑。我們在村子對面一棵大榕樹下歇了幾分鐘，然後涉過一很淺、多卵石的淡水小河。選在山上，屋舍上方的一小塊樹木濃密處，一直休息到傍晚天氣涼快時，六點十分再度出發。沿著海灘往前走了一段距離，朝西南方向走上高山，進入那地帶。繼續前行，一待太陽下山，「閃爍的景色速隱不見時」，就聽見竹雞的叫聲：「Ke-puh-Kwai」，由鄰近的山丘傳來，一隻貓頭鷹也發出憂傷的調子，巨大的蝙蝠這時開始飛來飛去，月亮是我們僅有的照明。

——史溫侯 (Robert Swinhoe)，〈福爾摩沙島訪問記〉

一八五八年，餘生倒數第十九年，二十二歲的史溫侯擔任英國軍艦不屈號（Inflexible）翻譯官，從廈門前往台灣。此行主要任務，是尋找兩位在台灣島南失蹤的船員，查證他們死活所在。一八五八年是清咸豐八年，帝國中樞將要被焚，皇帝將出走熱河，也將死在那裡。不屈號依戰備模式，沿海岸線搜索，從台南逆時針環島一周。由於謹慎，他們接觸的人有限，最終也並沒有找到那兩位船員；但很多在外交衝突中，他們以為顯要的船難，海上劫掠或船員俘虜事件，當詢問在台住民，他們發現後者對那些往往一無所知。台灣是這樣的邊陲：離海很近，離身邊事物很遠。因此，當六月二十日早上，他們繞過基隆嶼，由港口上岸，花了兩整天走過煙濛炎熱，恍如內陸的礦區抵達馬鍊，重新向海一望，赫然發現基隆嶼還矗立在極近處時，真可想見他們臉上的表情。

馬鍊是平埔族社名。平埔族在未來一百五十年裡，將從北海地帶全體流散，只遺留這社名，與誰都無關的標籤般，到處貼在史溫侯立足望海處左近：那條「多卵石的淡水小河」，後來被稱作瑪鍊溪；瑪鍊溪口，曾存在過一個名叫瑪鍊港的繁盛商港；瑪鍊溪左岸，新北市萬里區的主街，至今仍叫瑪鍊路。由於與誰都無關，瑪鍊（ム、メ）常被誤讀成瑪鍊（カ、マ）。瑪鍊最近一次大量在傳媒上現蹤，是二〇〇八年年初，一位政治人物履行選舉承諾去跳海，政治把傳媒招到從不存在的瑪

鍊港，自己從三芝淺水灣下海。

他不曾錯植鍊鍊，不是因為他細心——正好相反，是因他曾渾噩地在瑪鍊溪中游的一間國小，讀了六年書。六年下來，每年相似的畢業生致答詞，他卻猶只記得開頭總是這樣的：「六月的鳳凰花開了，瑪鍊溪潺潺的流水，奏出動人的樂曲……」事實上，在那裡他從未見過鳳凰花，而除了自己差點淹死在裡頭的那次外，他也從不記得瑪鍊溪曾發出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聲響。在那接近全盲與全聾的童年裡，一切聲音皆細碎微薄，與正這麼發出聲音的人們一樣，被罩在雨後濛濛的泛光裡。也許因此，一切才能堪稱安妥。以瑪鍊指稱的一切事物，如此曾是他以為的界限：他的極近與極遠，他的邊陲。他的隱匿與永無寧日的喧騷。然而，當然世事恆如此：只是他自己這麼以為。二〇〇八年初那天，他在台北的自助餐廳吃飯，聽到電視瑪鍊瑪鍊吼著，抬頭看那荒草岸，飯差點從鼻孔噴出來。在日漸荒蕪的瑪鍊港舊地，他驚訝他們好厲害，一個早上踩踏，催生出一個熱熱鬧鬧的，瑪鍊港，只為了裝載一位他們以為的失蹤者。史溫侯的不屈號，是否會折服於這作為呢？

他且也記得，當瑪鍊港客商不再，隔鄰的公墓區正逐年擁擠，許多他的鄉人終於藏身於彼。他記得海風中的荒草，記得每年一次的探視，荒草總拔長成適於掩蔽

那片亂葬崗的高度。年輕時他偶爾在電視電影中，看到那些清爽整齊的墓園，闔家掃墓恍如野餐的場景（一把野花親獻給您，一掬清水浸潤您的永息……），他總猜想，他害羞的鄉人們將墳地遺棄在如此難以企近的地方，是想靜靜說些什麼。海風錯亂，潮濕的，但總發散濃濃焦土味的細砂黏著於鞋縫，袖領，耳目，揮灑不去，恆常是那寂靜的切身膚觸。他且也記得，從荒草叢中起身，總能重新望見海，重新覺得自己像個陌生人。一海連灘，年年有出人意表的東西被沖刷，被遺棄在灘上；有一年，他記得，灘上棲滿橙亮的橘子，在陽光變幻下閃現恍如星群。

但他真不記得那是在哪一年了；但它們一一叢聚在各自孤立的年頭裡，在一個他終於知道那已然失蹤了的港灣的懷抱裡，連他自己也一併壞掉了，失去聯繫那些的直覺與願力。寫作，寫作經年，猜想那個寂靜經年終爾世故的他，不願承認的也許只是，無關私人情感，也許只有謊稱自己在場，才可能引人傾向，一個從未存在過的港。

「在場」：承襲一種世間之途以自然終老，而非空望年輕的異鄉旅人，如史溫侯所留下的，總如夜霧風景的隻字片語。他想像流散前刻的馬鍊部族，想像其中有人，像《巫士·詩人·神話》裡，印地安末代巫士黑麋鹿一般，在十八歲時，被腦

中各種幻景壓倒，於是向族人說明自己的恐懼。族人相信他，聚集起來，整夜要他教唱在幻景裡聽見的歌。而後，他們一起協商，創作出一種來源難明，但每個環節都已被大家確認過的展演程序，幫助青年示現自己經歷的幻景，讓一切都能被明瞭。展演過後，青年就像黑麋鹿一樣，被認可為巫士，能探索巫術了。黑麋鹿如是說：

雖然一個人見過幻景，但除非他能在族人面前將幻景表演出來，否則不能運用神賜的力量……如果那時我沒有被一再出現的幻景嚇出病來，被迫公開表演，恐怕任何不曾夢到幻景的人都可比我有貢獻。但那恐懼來襲，就是神靈的旨意，如果當時我沒有服從，相信不久後我也會因恐懼而死。

是以「承襲」：被自己的鄉土接納，重新成為完足之人。或者，其中繁複，活絡的教養與指配過程，所明白昭示的也許是：一個人，必須先被族群給治癒，然後，他有了療癒族人的能力。

小河清淺，月光照暖竹雞與蝙蝠，青年與族人俱在，詠而歸。那明確存在的群體感，也許付諸形容，近似另一位異鄉旅人騰布爾，為雨林的莫提部族所記錄下的，「發現完美狀態」時刻。當這時刻降臨族群：

一切社會的、精神的、心智的、肉體的、音樂上的不和諧、不整齊、不搭調等全都消失了。在短暫片刻，莫提人理想中的Okimi君臨，讓萬事萬物「變好」；因為——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：當那個瞬間被觸及，所有現存的事物都是好的，否則它們根本就不會、不可能存在。

一切都好了，包括那樣懷憂恐懼的他。也許因此，得以放心無言。

年輕時讀到這些異鄉證言，他久久猜想那無語時刻。他且也記得流散後，終爾失去力量的黑麋鹿。他總以為，力量會消失，不是因為黑麋鹿對異鄉人說出全部幻景，犯了族群禁忌。力量會消失，想必是在更早以前，當黑麋鹿不能在族人的信任裡受保護，藏存個人的私密與獨特時，就注定要消失了。當異鄉人造訪黑麋鹿，無論有無意識，他很難不將黑麋鹿看成過往巫士一途的典型代表；黑麋鹿在族群中，作為一個人的獨特性，在流散之後，孤單地成為他對族群的代表性。流散之後，黑麋鹿的話無論多麼獨具個人風格，就只是「一位印地安巫士」理所當然該講的話；他與族人付諸展演的幻景，無論來自多麼私密的內在視野，都將只是作為「印地安人」，理所當然該做的行為模式。「惟有我一人逃脫，來報信予你。」從此，他可多言了，因為世上再無可接納他的Okimi。